



风情写真

芦苇

□成锦明

大纵湖,距今已八百多年。湛蓝的天空下,湖荡一眼望不到边;青青芦苇是湖荡的长子,柳树是突兀的争宠者。芦苇懒散地抱成一团又一团,成了迷宫一样的芦荡,飞禽栖于其上,虾蟹游于其侧。一队队鸿雁飞过芦苇荡,一声声“嘎嘎嘎”,是在辨认这潦草的字迹,还是在吟诵五律的诗行?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也应见过你的倩影,定是闻着你的清香,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唐代温庭筠过陈琳墓时,认真地听,“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香樟、柰树、马鞭草、月季等,是蟒蛇河边的新贵,它们扮美了这三千多亩草地,成就了我们盐城人眼中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正在用水泥挂浆船摸螺蛳的农人、白色帐篷里忙着烧烤的城里人、不时穿梭而过的骑行者……这一切的热闹,你都尽收眼底。在西乡河湖沟池边,都有你的身影。你谦卑地站着,含情脉脉地望着流水,这一眼就是千年。

端午节前,母亲就会到河湖沟池边,小心地剥下一片片芦苇叶,给芦苇叶焯水,捞上来就是上好的粽叶,喝上一碗粽叶水,清新解暑。粽叶柔软如云,两三片轻轻一叠,就成了漏斗状,向内倒些糯米,有些人家会放一颗蜜枣,包裹成型,露出细长的小尾巴,在中心位置插入一根铜针,把小尾巴穿入针眼,轻轻一拉,三角粽就包好了,这成了无数离乡人忘不了的乡愁。

当地老百姓习惯把芦苇叫作芦柴。农人们用镰刀收割金黄的芦柴,捆成一捆捆,用船销往各地。芦笆,用芦苇秆编成,呈鱼脊图案的板状物体。过去,乡下建房子,房顶上架好梁、檩后,铺上一层芦笆,既结实又美观,再在上面盖上稻草,就成了草房子。更贫穷的人家,还用苇墙。窝折,是用来固粮食的,一折一折地卷上去,粮食就一筐一筐地堆满了堂屋,一起垒高的还有旧时的幸福美满。

还有那些,芦席、门帘、扫帚、芦花鞋……都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走进了农业博物馆。曾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在他的作品《青铜葵花》中这样写道,“那鞋的制作工序是:先将上等的芦花采回来,然后将它们均匀地搓进草绳里,再编织成鞋。那鞋很厚实,像暖和的鸟窝。”“青铜拿着一只大布口袋,钻进芦苇荡的深处,挑那些毛茸茸的、蓬松松的、闪着银光的芦花,将它们从穗上捋下来。”

在草房子景区的码头上,游客正用智能手机拍下河对岸的一丛丛摇曳的芦苇。从大纵湖芦苇荡区、经过蟒蛇河畔、一路向北的芦苇们,活成了历史、活成了当下、也活成了盐都一抹深情的绿!



水乡人家

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腰间若隐若现的钥匙串,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随即又隐没在麦浪里……

麦收

□朱明贵

布谷鸟的啼鸣啄开五月的晨雾,麦浪翻涌成老农一身心思。那些被镰刀割碎的星光,被脱粒机嚼碎的月夜,以及汗渍在粗布背心上结出的盐花,都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碎成了远去的往事。

铁匠锻打割麦镰刀的火星溅落进四月的露水“滋滋”作响,邻村铁匠铺葛师傅晨曦里的大锤震落了屋檐下的蛛网,惊飞了槐树上的鸟雀。农家姑嫂总在这时摸出藏在碗橱顶上的磨刀石,在天井里成了一道剪影。月光淌过青石板,将她握磨刀石的手投影在粉墙上,像一幅会律动呼吸的黑白电影画面。

亮爹爹的眉头是被布谷鸟啄紧的。他背着手在田埂上走,由近及远看那麦子。麦穗揉过他粗糙的掌心,沙沙声里藏着农时的催促。直到他忽然停住搓揉,弯腰掐下几粒青黄的麦粒,咬碎时听见淀粉在齿间崩裂的轻响——“足浆了,能割了。”他才搓掉手上的麦屑,轻声说道。

麦田在黎明前泛着金属般的冷光。财爹的“喇叭筒”吞进一口晨光,喊出的号子却带着夜霜的潮意。田头一字排开的女人们的镰刀在麦秆间游走,划出细碎的金光。可没隔多久,快手慢工便拉开距离。男人们弓着被太阳照得发着汗亮的背,挑起麦把,沉重的麦担在号子声中立起,脊梁骨和脖子上的青筋凸起嶙峋的沟壑。我的堂伯们挑着十六个麦把走过田埂,汗滴在土路上,无声无息,那双腿双脚被烈日热风奔波成飘忽剪影。

当最后一担麦把在男人们“吭哧”声里卸在打谷场上时,月亮爬上草垛的尖顶。茂德哥摇响拖拉机的瞬间,皮带轮甩出的火星像惊飞了在草垛里打盹的萤火虫。脱粒机的轰鸣撞碎夜的寂静,麦秆在滚筒里发出尖利的呼啸,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淌下,打谷场上的尘土将只有十几瓦亮度的灯泡光线变成了土黄色。

鸡叫头遍,黑夜西南角上空蓝色闪电劈开云层时,平姑的惊叫声被雷声揉碎。传动皮带像突然苏醒的蝮蛇,卷着火星抽向她低垂的头颅。亮爹爹冲过去时,腰间的钥匙串在奔跑中叮当作响,手上的草叉被甩向场角。平姑指缝间渗出的血滴在他的粗布褂上,和着草木灰渲染成一朵苍凉的花,亮爹爹无助地望向乌云翻涌的天空,眼角的皱纹里盛满焦灼。

时过境迁,农事农耕的变化大到做再丰富的梦也令人意想不到。如今的布谷鸟依旧啼鸣,却惊不起半点麦浪。金属的轰鸣声代替了当年妈妈手中镰刀与麦秆间的窃窃私语,联合收割机驶过的麦田,只留下齐整的麦茬,像被理发师剪出的平头。那天,我们一行人采访拍摄麦收新闻,记者机位还没调好,无人机刚起飞,大家身后的收割机已吐出金黄的颗粒,在阳光下吐进随行的拖拉机,轰鸣着开向烘干线。

“这家伙,一天能收多少亩?”我问。村支书伸出四根手指,望着指尖上还沾着新麦碎屑的书记,我追问:“40亩?400亩?”“当然是400亩。”联合收割机一条龙作业场景让我突然想起男人们挑麦把时颈部凸起的青筋,想起平姑额角的纱布,想起亮爹爹奔向遇险平姑时腰间钥匙串声声作响,那些被岁月收割的记忆,此刻正在机械的履带下,碾成滋养新时代的春泥。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乡村,里下河地区到处麦浪翻滚,各种型号的收割机、拖拉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车窗外闪过成片的金黄。忽地,在一块麦田里,我看一位田角捡拾麦穗的老人,那佝偻的背影让我仿佛看见当年亮爹爹在田头察看的情景。风掀起他的衣角,露出腰间若隐若现的钥匙串,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随即又隐没在麦浪里……

流年碎影

童年

□韦江荷

记得年少时。家乡是清一色的土坯茅草房,又矮又小,即使这样一家十口人照样住。一张床上你挤我挤你,铺一层干稻草再铺一条破棉絮倒也睡得温暖而香甜。

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排平房,是建给从城里来的人家住的,不大,一家差不多两间,唯一比我们好的它是砖墙而已。

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母亲向六婶借鸡蛋,母亲站在我家墙的这一边,扯着嗓门就喊:“六婶,我家二子今天过生日,跟你借两个鸡蛋啊!”没过多久,六婶就从墙那边探出头来:“二子是我侄子,我送两个鸡蛋给孩子吃,不用还了。”那时乡风很淳朴:小孩生日吃一只鸡蛋,大人生日吃一碗面条。那年我10岁,吃了煮鸡蛋,也吃了煮面条,双份的喜悦让我喜不自禁。

去年,有位苏州同学毛毛要到我的小城看我。在饭桌上谈到了我们小学时的许多趣事,她甚至还记得有一次我上学没穿裤子,老师不让我进教室的事。我真的不记得了,而这个情景她却记忆深刻,边说边笑得合不拢嘴。

记得父亲有一件毛呢中山装,那可是当时的稀罕物,父亲宝贝着,全家人更宝贝着。这件中山装是舅舅赠送的。父亲除了外出走亲戚才拿出来穿一穿。他不穿不打紧,以致左邻右舍相亲的订婚的结婚的,都向父亲借,父亲总是二话不说,很爽快地借给人家。一次有个人借去走亲戚送还我家时,衣袋下烧了一个洞。为此,母亲责怪了父亲一顿,接着她靠在罩子灯下,一边流泪一边修补。

我在文学上取得的一些成绩,还真的要感谢那时来自无锡的一户人家。他们有各种书籍,小孩们也都有小人书看。一来二去与那些有书有报的人家混熟了,我就一头扎进去不能自拔。那时看的书籍有《吕梁英雄传》《红岩》等。一些外国书籍里的人物名字很长,我读起来不那么顺畅觉得非常拗口。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刘玲见我聪明,就一次次给我讲解一些人物和故事梗概。

儿时的我聪颖也特淘气,接受能力强,没上学前就识得很多字,脑瓜子也挺灵活。因为淘气也没少受皮肉之苦,但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为还是非常有数的。我也遇到过奇葩的事。一次傍晚放学,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堂弟,他背着半蛇皮袋的东西,汗淋淋地跟我说:“二哥,给你两个甜瓜。”说完,他便一溜烟跑了。面对诱人的香味,我禁不住用背心擦拭,还没吃就觉得有一只手朝我后肩轻轻拍过来,我被这突如其来动静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我认得那位老者。“怪不得我家瓜园的瓜都没了,原来是偷吃了?不告诉你父母也行,你可不许走,等我来了再走好不好?”他不打骂,又不告诉我父母,这真是求之不得,我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样:“我不走,我肯定不走。”结果,他摘来一筐甜瓜叶,笑嘻嘻地让我脱掉衣裤,然后抓起一把甜瓜叶,在我的全身上下反复擦拭,最后皮笑肉不笑地扬长而去……这一招真狠,殊不知那甜瓜叶上布满毛茸茸的刺,那么一擦一揉可了得,细刺钻进稚嫩毛囊,那滋味又痛又痒,越痒越要抓挠,以至抓出血来。

长大后与母亲谈及此事,母亲说:“你当时咋不说?”我说:“怕你打嘛!”母亲忿忿不平:“如当时我知道了非找他不可。怎么说还是不懂事的孩子,有事跟家长说嘛,我会教育!”对于这件永远抹不去的往事,现在想来,老者倒也十分睿智,最起码让我记得,尽管那次“偷瓜”真的不是我所为。

